

鐵馬金戈大西南(九)

楊 森

我和劉湘分道揚鑣

守重慶打第一仗，我就知道熊克武方面的聯軍此次勢在必得。聯軍在我退守隆昌以後，曾經和我相持兩三個月之久，他們自己需要整頓，固為原因之一，而張克齋一旅及時趕到，吳佩孚援軍的聲威可能也唬住他們一陣。但是稍經接觸張旅便垮，紙老虎戳穿，他們信心大增，勇氣百倍，認定這次一定可以消滅我和劉湘了。

由於軍情緊急，我每天夜晚都睡在浮屠關外的山上，只有在白天的時候，才到重慶城裏，跟劉湘商量些事情，並且到處巡視一下，就這樣日夜辛勤，我總算守了一個多月。後來鄧錫侯的軍隊進駐悅來場，我認為嘉陵江東岸情勢岌岌可危，不得已，我立派一師人去守張冠鐵山，以免東線生變，那曉得張克齋在江北城裏，看見我這邊部隊移動，他大慌張，以為我已在撤退，臨時不

及通知他，於是他自作主張，將部隊從江北附近拉走，使我方在嘉陵江東岸，頓成空虛，險乎截斷我的退路。

幸虧我當時動作還算敏捷，當機立斷，而且事情也很湊巧。那一天早晨，我循例騎馬進城，到了大街，發現路上有被人踩死的老百姓，橫屍街頭，還沒有收。我頓時曉得大事不好，這些慘死者一定都是搶糧食的飢民，搶糧食搶出了人命，由此可見重慶糧荒已經到了何種程度。我很着急，快馬加鞭趕到總司令部，見到劉湘，我劈頭就說：

『我們要緊急撤退了。』

『為什麼？』他怔怔的望着我：『前面不是打得好好的嗎？』

我搖頭苦笑，把我們當前所面臨的情勢，詳細的分析給他聽。

他聽清楚了以後，默然半晌，然後問我：

『你想往那邊撤退？』

『當然是萬縣，』我不假思索的說：『到了萬縣，我要把隊伍整頓一下，再打回來。如果他們來得太快，我還可以退夔府，下巴東，跟吳佩孚借處地方屯兵。』

聽了我的撤退計劃，他啞然無語，過了半天，他才抬起頭來堅決的說：

『你要退你儘管退，我絕對不走！』

『不走你又怎麼辦呢？』我急切的問：『難道你想等熊克武他們來開談判？』

『要走，』他沉吟了一下才說：『我就往南邊撤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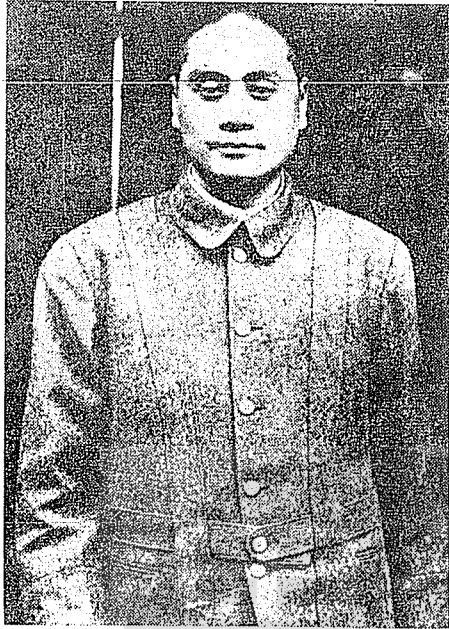
我懂，他的意思是想到川黔邊境，跟黔軍通款曲。他不願下巴東，可能因為他對吳佩孚心懷疑懼。民國十年，湘軍援鄂，趙恆惕趕走了王占元，吳佩孚派蕭耀南援鄂，以蕭代王，任湖北督軍的那一仗，他曾出兵鄂西，被吳佩孚所部中途

擊敗，有這樣一段經過，他怕自投虎吻，唯恐吳佩孚跟他算舊賬。

大敵當前，而士各有志，不能相強，我和劉湘暫時分道揚鑣，我按照預定計劃，先到萬縣，劉湘則放棄了他的基本武力，唐式遵和潘文華的兩個師，什麼都不要了，他通電下野，回到家鄉，徐圖東山再起之計。

我軍撤退之時，張克齋早已讓出了江北縣城，當時情況，真是千鈞一髮，險象環生，幸虧我部官兵訓練有素，撤退的時候秩序井然，行動迅速，聯軍才開到江北附近，我部已經捨陸登舟，順流而下。

劉湘的兩個師完了，我退到萬縣，手下只剩了一兩萬人，敗軍之將，雖有餘勇可賈，但却難



自任川軍總司令時的劉湘，與本文作者楊森先生合作而後分道揚鑣。

以抵禦敵軍勢大，窮追猛打，在萬縣站不住腳，我只好實現我的第二步撤退計劃：下巴東。

巴東在巫峽以東，已經屬於湖北地界，它和四川最靠東邊的巫山縣相接壤，兩縣之間的碑石，是川鄂兩省的界線。民國十一年，巴東，還是吳佩孚部將廬金山師長的防地。我一路敗退出川，廬金山很不把我看在眼里，他不許我的部隊入城，叫我們就在城外駐紮。

過不了幾天，吳佩孚知道了我兵敗出川，因處巴東城外的消息，他即刻打十萬火急的電報給廬金山，令他讓出川鄂邊境的建始、利川兩縣，以便我軍歇馬。同時他又電報給我，邀我到洛陽去盤桓些時，「俾慰生平渴想。」

在吳佩孚的兩封急電抵達以前，我部官兵被限制在巴東城外，飢寒交迫，前途茫茫，大家的情緒都很苦悶。川中會戰時已經吃了張克齋的虧，好不容易抵達吳佩孚的勢力範圍，廬金山的態度不僅冷淡，而且嚴峻，因此使我的部下極為憤懣不平，他們曾經看穿張克齋的銀樣蠟槍頭，對於北軍不免有所輕視。有一天我帶一批衛士入城，看見滿街衛兵林立，他們個個服裝齊整，所使用的，都是當時最新式的武器。我的衛士看到那些精良的武器不覺眼紅，悄悄的來跟我說：

「他們的武器那麼好，打起仗來却連一槍都不放，乾脆，我們把他們全部繳械，可不可以？」

「幹不得，幹不得！」我急急的攔

住他們說：「我們現在必須跟他們維持良好的關係，這是我們打回四川去的唯一資本。小不忍則亂大謀，你們千萬不可太衝動了。」

退出四川歇馬巴東

廬金山對待我，前倨後恭四字差堪形容，我到巴東之初，他對我充滿敵意，吳佩孚的急電一到，他恨不得把我捧上天去。他即刻將利川、建始兩縣讓了出來，請我那一兩萬人進駐，然後他妥善安排我去洛陽的行程，調一艘輪船，裝載我司令部人員三五百之眾，浩浩蕩蕩的乘風破浪，駛赴宜昌。

動身之前，我先把部隊帶到利川、建始兩縣。利川、建始是湖北最西的兩個縣份，座落在巫山以南，大耀山東邊，這兩個縣縣境極大，城池却很小，地瘠民貧，糧食非常困難。我那一兩萬嫡系部隊，前後駐紮了一年多，不論春夏秋冬，每天所吃的只是包穀（或稱玉蜀黍），尤其當地勢較高，中秋過後，霜飛冰封，氣候非常寒冷，以致官兵賴以維生的主食包穀，往往要從離境一兩百里以外的地方，由身強力壯的力伙，翻山越嶺，運到城裏。在那一年多的期間之中，我身為主帥，分文全無；一兩萬官兵沒有一個人拿到薪餉，而他們艱難備嘗，憂患與共，寧可餓死，凍死，窮死，依然固守崗位，效忠於我，這份精神，至今回想，猶然令我萬分感動。

住在建始與利川兩縣，每天夜晚都會聽到狼嗥，其聲悲感淒淒，懾人心魄。當時我們的處境，正是敗軍遠戍，客地困居，展望來日，前途茫

茫，日暮鄉關，真有不盡的感傷。我怕部下聽了這種悲愴厲厲的嗥叫，擾亂他們的心緒，夜裏一聽到聲響，立即披衣離床，抄起手槍，以最快的速度推門外出，想要打狼，可是說也奇怪，無論我想盡什麼方法，總是打不到牠們。有時候，明明聽到狼在門外，蹣身躍出，推門外望，却早已影蹤不見。

向地方上的老百姓問訊，他們說：利川建始的狼很出名，牠們都是從城牆外邊跳進來的，夜夜哀嗥，就是沒有人見到。因為這兩處地方，『狼勢猖獗』，兩地百姓，經常相戒：殺豬宰羊，血腥必定要洗乾淨，以免餓狼聞到了氣味，會紛紛的躍入城裏。而當地死了人以後，刨土為墳，也要埋得越深越好。不然的話，餓狼會把死人的屍身挖掘出來，分而食之。

由於我部官兵軍風紀嚴明，人窮，決不志短，當地老百姓，看慣了北洋軍驕橫暴恣，作威作福的作風，對於我們這一批謙虛親切和藹、克苦耐勞誠懇的部隊，反倒覺得十分的親切。駐防一兩年間，軍民和衷共濟，融融洩洩，並無任何不愉快的事件發生。

我自己已在利川建始，前後只住了三兩個月，因為我第一次到這兩個縣份，是把部隊帶過去，先把他們安頓好，我稍作勾留，便帶了我司令部的人員，應邀前往宜昌。我將在宜昌城裏，設立我的總部，以便和北洋軍將領，折衝樽俎，爭取奧援，為我打回去的任務，作積極的準備。

是年我三十六歲，這是我第一次踐履荆宜之境，由利川啓程，循陸路折返巴東，再乘大輪船

東下宜昌。這一路上因為吳佩孚表現熱烈懇摯，廬金山傾心結納，前後判若兩人。我的部隊有了駐地，前途稍顯曙光，因此個人的心情自較輕鬆，遊山玩水，頗覺悠然。到巴東，廬金山予我盛大歡迎，設宴款待，導遊全城。我這才看到了已有千多年歷史的萊公柏，是宋朝名相寇準，在巴東當縣長時親手種的兩株柏樹，巴東人視為全縣最重要的古蹟。縣城以南，面江的地方有兩座亭子，一名秋風，一名白雲，憑欄小立，江上風情，白雲片片，視界相當的遼遠。

巴東以下，便是秭歸縣，三閭大夫屈原的故鄉，傳說他被流放之後，一日忽歸故居，而他的姊姊也在這時回來，於是這個地名就叫做秭歸了。過秭歸我們沒有泊岸，坐在甲板上，看秭歸城池，依山而築在半山腰裏，形勢有點像是一隻葫蘆。

再進抵香溪，屬興山縣境，興山是一個偏僻的縣份，但是却出過一位傾城傾國的佳麗，王昭君。相傳香溪源自興山縣，流經昭君村以後，由於草木皆香，所以名之為香溪。秭歸、興山，古時均屬歸州，一州之內出了一位大詩人，一位大美人，豈所謂地靈人傑者歟？

過空艚峽，舊時上水船隻，必須將貨物卸載一空，從陸路運過峽去，再搬上船，由此可見江流的湍急，自此逾貢牛峽、扇子峽、沈家坪，距離宜昌三十里，地勢始告不然一變，大有『欸乃一聲山水綠』之概。

到洛陽後，談到我反攻回川的問題，吳佩孚非常熱心慷慨，他很爽直的說：

『子惠老弟，你的雄才大略，我素所深知，今天承蒙你不棄，願意接受我一臂之助，我希望你千萬不要見外，你需要我派多少部隊支援你，只管請說，在我能力所及的範圍裏，我無不從命。』

我聽了，深心感動，起身離座，再三致謝。在回答他的問題時，我想先把我的反攻計劃，簡略的說給他聽，然後，再相機提出我需要他支援多少人馬。

可是，我才說了一個開頭，吳佩孚便微微而笑，雙手直搖的說：

『不必，不必，子惠老弟，你我都是身經百戰的人，各人有各人的作風，各人有各人的打法。你飽讀兵書，我相信你這回不管怎麼打都打得回去，你的作戰計劃不必講給我聽。現在的問題，只要你告訴我你要多少兵？還有，』他皺皺眉頭又說：『上次張克齋進四川，打得並不好，這一回，反正我部隊的大致情形你都了解，你不妨自己調兵遣將，你需要誰們幫着你完成反攻？』他表現得這麼豪爽坦白，我也不再客氣，他說張克齋打得不好，其實我看他別的隊伍也並不怎樣了得，為了保全張克齋的面子，再給他一次爭取表現重振聲威的機會，我還是指明借調張克齋旅，另外又要了宋大霽的一個旅，此外，我臨時想起了于學忠，因為我會和他談過幾次話，覺得他這個人的學識經驗都不錯，他帶的兵，應該是很能打仗的。

這樣，我算是一共向吳佩孚借了兩旅人，和于學忠的一團，加起來，整整是一個師的兵力。

吳佩孚當時毫無難色，一一應允。

晚間，他又大張筵席，預祝我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，早日勝利回川；談着談着，他忽然又說：

『其實，子惠老弟，我的隊伍這麼多，你就再多帶些人去，也未始不可。』

『謝謝，』我應聲作答：『仰仗玉帥的虎威，有一師人就儘够了。』

他哈哈大笑，滿飲一杯，又詼諧的跟我說：

『子惠老弟，咱可把話說在前頭，我的部隊你儘管帶去，糧餉械彈，照舊，一概由我負責，免得你又要作戰，又要大費張羅。』

『好極了！』我也故意這麼說：『幸好玉帥先這麼說了，不然的話，連吃這頓飯的時候，我都在暗暗的發愁呢。』

於是，滿座轟堂大笑，都說四川人的幽默，果然名不虛傳。吳佩孚心裏高興，他自動表示要給我卜一課，看看我此一去，前途如何。吳佩孚在不得志的時候，曾經以秀才的身份屈為算命先生，據說他卜卦極準，他的部下都極其信服。那一晚，他爲我卜出一個上上大吉的卦，引起滿座人士，紛紛向我敬酒，道賀。和我同去洛陽的黃毓成，當時也是非常之興奮。

洛陽行終於宣告結束，吳佩孚派了軍樂隊，親自把我們送到火車上，赴鄭州，轉漢口，積極佈置反攻事宜。

爾虞我詐爭相結納

由漢口鼓輪西上，回到利川，又折向建始去巡視了一下，我那一萬多忠貞的幹部，就這麼每天吃包穀渡日，拿不到一毛錢的薪餉，整整的撐過了一年苦難的時光。我去和他們會合的時候，時值嚴冬，川鄂邊境地勢頗高，士兵們連套棉軍裝都沒有，瑟瑟縮縮，佝僂取暖，種種情況，看得我十分心酸。

我來時，沿途看見山間樹木甚多，利川附近的一座山上，一間廟宇的週圍，盡是密植的松林，我見士兵們實在冷得受不了，我請地方首長和士紳廟祝開會，問他們是否可以到山上去砍些柴火，燒來取暖。當地人士對我們實在太好，他們欣然應允，甚至還自動表示，願派民伕爲我們嚮導、幫忙。

吳佩孚調集而來的援軍，運輸整補需要一段時期，因此，這一次我在利川、建始兩縣輪流的住，前後又住了三四個月。在這段時期之內，吳佩孚開始發給我軍的給養，官兵們這才吃到白米飯和魚肉菜蔬。一棄他們從前吃得怕了的玉蜀黍，那些玉蜀黍還是兩地縣政府就公糧中撥出來供應的呢。

一面擬定作戰計劃，一面積極訓練士兵，公餘之暇，閒來無事，我便邀些地方上的人，到城外深山叢嶺中去打獵，鄂西山高林密，原始莽原所在多有，野生動物數量不少，明明是很好的獵場，但却由於當地居民沒有養成風氣，打獵的人極少。記得在那時候打獵真是過癮之至，每次出去，必定滿載而歸。

我的反攻計劃，兵分三路，右翼以吳佩孚的一個師爲主力，從宜昌溯江而上，仰攻夔府、萬縣，直薄重慶，算是主攻，中央由我軍一部自利川越過邊境攻取萬縣，然後再往西走，下梁山、大竹去打成都，這是從前歷代入川的交通孔道，也是兵家必經的路線。我相信熊克武、鄧錫侯、田頌堯他們，一定要分出一支兵力，加以阻遏，如果他們對這一支兵不敢輕忽，那麼他們勢將落入我的陷阱，因爲我以上兩路完全是佯攻性質，勝則乘勝直入，敗亦可以分段作戰，分散他們的兵力，掩護我另一彪奇兵。

那一彪奇兵由我親自率領，採取一條古時用兵的路線，由利川往西走，翻過橫互川鄂邊界的七耀山脈，南下石砫，北攻忠縣，忠縣一拿到手，萬縣和重慶之間的交通就全部截斷。到那時候，聯軍的主力爲了應付我右翼和中央的攻勢，一定會集中在萬縣附近，據險而守。這樣，我不但抄了聯軍主力的後路，和中央、右翼三路夾攻，圍而殲之。同時，我更將使渝萬之間首尾不能相顧，聯軍本來就是烏合之衆，我有把握把他們打得四散潰逃。

我爲什麼會採取這一條奇兵突出的進攻路線，完全是因爲我讀史得來的靈機，忠縣的東北，就在長江北岸有一個石寶寨，它是明朝唯一的一位女將軍，也就是平定保羅族永甯宣撫使奢崇明之亂，萬歷年間被封爲都督僉事，領總兵官秦良玉的故鄉。秦良玉是一個文武全才的女子，胆識俱壯，善於騎射，還能寫很好的詩詞和翰墨文章。

，她嫁給石砧宣撫使羅千乘，石砧就在忠縣的正南方，七耀山下，石砧河旁。

萬曆年間（民前三三九年起），馬千乘調去征伐播州，秦良玉穿男子的衣裳，帶一支精銳，襄糧自隨，馬千乘戰死，她便代領餘衆，建下很多的功勳，崇禎時，她會一再擊敗張獻忠、李自成的大股流賊，使賊兵不敢犯境。由於秦良玉的故事，我深知石砧忠縣是古來用兵之地，它所佔的形勢極爲衝要，但是據我所知，聯軍在這一路上根本就沒有什麼防範。

十一年冬，三路大軍入川，聲勢十分浩大，北隊挾吳佩孚的聲威，沿江直攻，敵方的聯軍簡直沒有打，讓他們一路勢如破竹，揚長直入，過碓石，克巫山，連四川的門戶，北岸刀鋸，南岸斧削的夔門，也一槍不放的棄守。『夔門天下雄』，過此，越雲陽就可順利無阻的進抵川東首埠萬縣。

當時，敵方的情勢，熊克武、鄧錫侯、田頌堯、劉存厚各部，各擁有力五、六、七、八萬人不等，總加起來，可謂十倍于我，但是自我失敗出川，劉湘宣告下野，聯軍雖然佔有全川，步調既不統一，爭權奪利猶在繼續進行，所以我說他們全是烏合之衆，不堪一擊。

很不客氣的說，在川軍將領之中，資格老，戰略高，慣打硬仗，能出奇兵，士卒能够爲之效死，省境之外可以獲得有力奧援，只有我楊某一人。我過去的戰史，以一營兵力平定川北，護國軍中參贊戎機，深獲蔡松坡的器重，渠壩驛反攻親手奪砲，川滇軍與克復瀘州，死守成都擊潰滇

軍，一戰解決滇軍在川的心腹之患，這些戰功不但昭昭在人耳目，而且也爲四川同胞所津津樂道。當然，我也有若干次打敗仗的紀錄，獲勝的對手方，都清楚那純粹基於政治運用的失敗，人謀不臧，非戰之罪。

故所以，當時的四川將領，對我不以成敗論英雄，我勝他們恭順的俯首聽命，我敗，也沒那個敢起落井下石之心。不但如此，他們還唯恐爭取我不够積極，可能會讓他人捷足先登，因此我在民國十一年進攻聯軍失敗，偏處鄂西，敵方的聯軍將領，還不斷的有人跟我私通款曲。

把握了他們畏我懼我的心理弱點，我就能縱橫捭闔，各別擊破。我前後四次攻成都，但凡我一出兵，川中將領立刻就會成立聯軍，聯軍在打我的時候確曾協力同心，然而我一失敗，聯軍陣營必將發生裂痕，任何一方都想和我單獨媾和，結爲『患難朋友』，因此爾虞我詐，爭相結納，反而一次又一次的，替我製造東山再起的機會。我回師反攻的時候，聯軍將領正在各就各位之餘，想起了要兼併別人的地盤，山雨欲來，風聲滿樓，而我趁此時機遂行反攻，更叫他們心慌意亂，不知何所適從？鄧田劉不顧前線軍情緊急，都集合在重慶城裏，你疑心我，我疑心你，始終攪不清楚，究竟是誰在爲楊某作『內應』？將帥無信心，士卒乏鬥志，只留下熊克武一個人，勢孤力單的守住萬縣。

奏凱歌入駐重慶城

當年我這一支奇兵，翻山越嶺，通過了七岳

山脈。我的進軍路線，是越過川鄂邊界磨刀溪，進入川境，然後分兵兩路，一路由我親自率領攻忠縣，一路南下石砧，再從石砧西行下鄂都、涪陵。這樣又可以走到我軍之前數百里，自此直指重慶心臟。

過磨刀溪，是四川和湖北接壤之處，山高水急，林肅澗寒，我一生頗歷名山巨川，發現但凡兩省交界的地方，不是高山，便是激流，再回想古人『據險而守』這句話，可見劃定界限，古往今來確曾煞費苦心，而在秦漢以前，這些省界不也就是國界嗎？

磨刀溪形勢絕險，熊克武派了一支小部隊，在此扼守，他們見我親率大隊人馬，漫山遍野而來，放了幾槍，虛應一番故事，就此向後轉，四散奔逃。於是我部毫無傷亡，順利回返四川。我麾下的官兵一路都在歡笑，說是熊克武派隊在磨刀溪歡迎我們，放了一陣鞭砲。

我們打進了四川省境，官兵們人人容光煥發，歡天喜地，於是我催促大隊輕騎疾進，一直攻到忠縣，佈署攻城方畢，竟然發現聯軍早已撤走，忠縣已成一座空城，老百姓派了代表來，歡迎我們進去。

這時候，我們得到消息，熊克武已經放棄萬縣，連梁山方面俱無敵蹤，於是我兼程而進，把川東要隘梁山也克服了。

三路兵馬，果然應了吳佩孚上上大吉的那一卦，幾乎兵不血刃，就把川東一帶全部歸我掌握。我從梁山再回萬縣，開始策劃一股作氣，打回重慶去。

這時，熊克武也退回了重慶城，正在和一些有關人員大開談判，爭權奪利，一談到要應付我這個強敵，却又沒有一個人肯於出力。

照他們的想，如果能够派人跟我辦交涉，將川東自萬縣以東，梁山以南的地方，全部移交給我，也許我就可以心滿意足，不再汲汲於攻重慶了。但是應該派誰來和我商議呢？商議了幾天，他們由於不信任，仍然還在舉棋不定。

面對這一批分崩離析的聯軍，我心知重慶指日可下，也必須挾勝利餘威，一舉平定川局。因此我將三路兵馬合而為一，趁他們還在踟躕猶豫，我已推進到重慶對岸的江北。

克復重慶的這一仗，由於作為前隊的于學忠這一團，推進得太快，認真說起來，還是很危險的。于學忠當時的位置過於突出，而跑在他後面的恰好是只能虛張聲勢的張克齋，于學忠進佔重慶對岸的江北縣城，熊克武的主力却正在張官鐵山。他若要有心抵抗，于學忠那一團人必定會被他的喫掉，然而，可能是這位後來做到平津警備司令、河北省主席的于學忠命大福大，張官鐵山上的守軍剛和于團接觸，打了沒有多久，聽說重慶城裏的聯軍已經開始撤退，熊部毫無鬥志，倉皇撤走，讓于學忠在江北縣城裏穩定下來。

於是。我又凱歌歸，入駐重慶山城。

與我南方緊相毗鄰的貴州，新興勢力周西成崛起，驅逐其他力量，自任監督，黔軍袁祖銘的部隊一萬多人，駐守四川綦江，恰好佔住重慶南方的孔道。袁祖銘驍悍善戰，實力不可輕侮，他因為佔據了川黔之間的衝要地帶，一時成為各方籠

絡，舉足輕重的人物。周西成接濟他，要他把守貴州的大門，熊克武拉攏他，希望他能襲擊我們的後方，南北夾攻，一致把我們打垮。至於我們呢，也是只有跟他虛與委蛇。照理說我們並不怕他，認真要解決他也未嘗不可，但是我們投鼠忌器，曉得在他背後，還有周西成在虎視眈眈，讓他駐守綦江，自有使他成為川黔之間的緩衝的意味。

第二次攻成都，照舊由我擔任先鋒，出發前夕，回想民國成立以來，進成都，出成都，週而復始，舊事重演，簡直記不清有多少次了，內心頗有深切的感慨。民國十一年二月，農曆新年過後不久，我便率師出征，浩浩蕩蕩，從重慶殺了出去，沿成渝公路，順利推進到內江附近。

劉湘不該臨陣賣友

內江，是賴心輝的防區，照劉湘的意思，可以跟他辦交涉，借路，但我認為兵貴神速，同時賴心輝實力有限，倘如順道把他解決，至少可以除去一個心腹之患，因此我主張硬打，——他既然甘心為熊鄧田劉聯軍擋頭陣，我又何妨拿他祭旗開刀？

成渝公路，恰以內江為中心，山川清秀，文風很盛。有平疇百里，種植甘蔗成林，迤邐天邊，全川糖產，素以內江號稱第一，因此內江古有甜城之稱。境內有花萼山、石筍山，在防禦上並不能起什麼作用。所以我攻內江，當面的部署，完全按照通常的正面作戰方式，砲兵掩護步兵推進，步步為營，左、中、右三路齊頭並進。

雙方一接觸，我便以猛烈砲火壓制敵軍，起先我以為賴心輝不會全力抵抗，我的攻勢無異摧枯拉朽，但是幾次衝鋒，都被他們打退下來，我這才知道，非出奇兵，不可能在短暫時間以內攻克縣城，而曠日時久，有利於鄧田劉聯軍的集結和佈署。因此，我派一支特別支隊，利用江流掩護，繞到敵陣後側，向賴心輝的司令部襲擊，果然大出他們的意料之外。特別支隊順利得手，進佔了他們司令部，賴心輝匆匆逃走，僅以身免。他的參謀長李宏鯤，被我軍生擒活捉。

司令部給我軍佔了，當前敵軍驚惶失措，四散潰竄，我軍因而整隊開入內江縣城，繳獲了不少械彈輜重，特別支隊將李宏鯤護送到我總部，老同學見面，頗為僥倖。我不但不能殺他，還要備酒給他壓驚，寫信通知他的家眷，說是李宏鯤在我這裏，一定會特別優待，請他們放心，不久打完了內仗，再由他自行決定行止。

內江克服，距離成都還有五百多里，可是一路全無敵蹤，我推測熊克武的戰略，大概是要引我到成都附近，找一處險要的地方，和我決一死戰。

這一處險隘，我料準了是龍泉驛。

熊克武避免使陣線拉長，他置重兵於黃龍溪的龍泉驛，因為由重慶仰攻成都，這是必經的要隘。辛亥四川革命初起，軍政府為了阻擋領兵西上的端方，便把這個要隘交給我防守，那時我還是個記名督隊官，部下只有一連人。在龍泉驛住過很久，對於附近的地理相當熟悉。我知道敵人兵力比我多，又佔盡了以逸待勞居高臨下的優勢

。因此便想施展我一向擅長的快攻手法，不安營，不紮寨，前軍到齊，立刻展開一場天崩地塌的惡鬥。

幾個鐘頭打下來，龍泉驛的守軍，以熾烈的火網封鎖了我們的進路，我部下一波一波的往前猛衝，却始終無法越雷池一步，更嚴重的，是敵方的傷亡我們全無所知，而我們自己確實已在龍泉驛前遺屍纍纍。我最得力的憲兵團長楊天驊，由於奮勇爭先中彈殞命，他這一死使我非常難過，旺盛的軍心同時也受到了挫折。我眼見本部官兵犧牲慘重，亟待後面大隊人馬的支援，左一個電報右一封告急文書飛向後方去，却如石沉大海。我正焦灼徬徨，後面傳來令我為之愕然的壞消息，劉湘居然扯我後腿，他一聲不響，聽到我在龍泉驛被阻的情報，來了一次向後轉，乾脆回重慶去了。這是我與劉湘合作以來，他所做的第一件令我寒心之事，——他以為我在龍泉驛前孤軍深入，受了這麼大的挫折，其結果必定是全軍覆沒。因此他覺得並無北上援我的必要，在他的心目中，我並非他的盟友，而為不得不虛與委蛇的強敵。假手他人犧牲掉我，和放棄取成都與我平定全川的機會，至少是相等重要的事。否則的話，他斷乎不會做出這種不合情理的事情來。

劉湘這個人，相貌堂堂，但却最工心計，無所不用其極。我一生閱人多矣，然而像劉湘這種表裏截然相反的人物，確實是平生罕見。任何人見了劉湘的面，都會被他虛偽的外表而炫惑，他的外貌在威武謹嚴中透出和悅與親切，令人一見便覺得他是一個極好相與的朋友，他有魁梧的軀

幹，方頭大耳，高額隆準，眉毛彎細，表情和善，他可以說是南人北相。但是和他相處久了，首先便會發現他眸子不正，口蜜腹劍，他的成功與失敗，全都在於他過於耍弄手腕，煞費心機。

當時我在前方，左等右等，得不到後方半點消息，而熊克武他們反倒看出了我的弱點——後隊回撤，決無援兵；因此他們竭盡全力，從早到晚，輪番攻擊，打得龍泉驛前硝煙彈雨，灰塵蔽天，我部官兵死傷一天天的增多，再打下去真的要全軍盡墨了，無可奈何，我只好下撤退令。乘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，移後隊作前隊，全線總撤退。幸好我部訓練有素，動作非常敏捷，而熊克武屢為敗軍之將，他有自知之明，曉得他無法啃得動我，於是按兵不追，讓我沿途順利無阻的回到了重慶。換了任何一個人，對於劉湘的臨陣賣友，一定會大興問罪之師，說不定要引起衝突，但是我『能忍自安』，我奈下脾性隱忍不發——小不忍則亂大謀，撕破了面皮彼此難堪，何況我實力受損，短期間內還必須跟劉湘通力合作，多樹一敵不如留個表面友好的餘地，反正我這一次大虧已經吃定了，鬧開來也是彌補不了的。

不過我倒不是托朋友去跟賴心輝打了招呼，並且把李宏鯤好生護送回去，賴心輝照說是在中立的，他只是擋了我大軍的去路，所以我不得不拿他當了開刀祭旗的犧牲，使他受到很大的損失。我不惜跟他言和，訂立口頭攻守同盟協定，我許諾他以下兩點：

一、來日我再出兵，打垮熊克武，統一一全川以後，我必重新分配四川地盤，對盟友賴心輝，

尤須特別加以『優待』。

二、如果以後我要進軍成都，事先一定徵求賴心輝的同意，免得像這一次一樣，毫無必要的自相火拼。

賴心輝很滿意，於是我又重作進攻成都的佈署。由於前回吃了啞巴虧，這次我一再的堅持，劉湘、袁祖銘和我三支隊，要進便齊頭並進，要退則一道兒退。

誓師出發，軍容更盛，大軍進發前夕，另取西北路線，由銅梁大足間取安岳樂至等縣，向成都挺進，事先知會賴心輝，果然得到他讓路的許諾，不向我左側干擾，使我得以順利無阻的進佔店新場。(未完)

中外人物專輯

第一輯

汪公紀等著

本書精選名家汪公紀等傑作十餘篇，拾餘萬言，定價拾捌元。

中外人物專輯

第二輯

雷嘯岑等著

本書精選名家雷嘯岑等傑作十餘篇，拾餘萬言，定價拾捌元。

中外人物專輯

第三輯

王培堯等著

本書精選名家王培堯，裘軫等傑作十餘篇，拾餘萬言，定價拾捌元。
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 中外雜誌社